

陪伴

■ 陈丽群

早上五点二十分，闹钟准时响起，这个季节这个时辰窗外还是漆黑一片。我掀掉身上的被子，一丝寒意随即渗入身体——我想起母亲当年总是天未明即起床为一家老小煮早餐的日子……

我开始了煮早餐的准备工作：取一截红萝卜切成丁——爸爸饮食清淡，总以一成不变的青菜与丁点肉佐餐，适当的时候就给他补充一下吧。

淘好米与红萝卜丁放锅里煮着，我接着把其他材料也切成了丁——妈妈的牙不好，细小的食物才方便她吞咽消化。

一切准备就绪，窗外天色渐灰，我走到采光井旁往下看，二楼的灯还没有亮，却传来了父母的窃窃私语，父亲间或咳一两声……我倾听片刻，转身又取了一小片桔皮，细细的剥成末拌在我碗里。

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就算已步入中年，他们仍一直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以致我在柴米油盐里几近弱智。

我的休息日，多半会搬弄些纸箱之类的废弃物——并美名其曰“变废为宝”。家里的饭桌此刻就变成了我的工作台，周边的地面也满是小纸屑。父亲通常在一旁静坐着，偶尔会指点我一两句；而母亲，也在旁边择菜切肉……独力为我们的一日三餐忙个不停。

看着眼前的凌乱，我愧疚地对母亲说：“妈妈，对不起，你的女儿只懂搞垃圾……”母亲的笑却微微荡漾开来，轻轻说：“你很厉害啊，我没见过谁像你一样能利用垃圾做艺术品挣来荣誉的呢。”说着，她的目光便越过我的头顶飘到了高低柜上的奖杯——那是初出道的我带着瓦楞纸花去参加“花灯创意大赛”获得的实物类三等奖。

而父亲此时也自豪地说：“我的晚女还会写字哩！”

我“扑哧”地笑了：“爸爸，会写字的人多着呢，我只是其

中最微小的一个，万万不能说个‘会’字。”

父亲嘟囔着：“反正我们家谁没有谁是能以写字挣钱的。”

孩子的一点一滴，在旁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却都是父母心中的骄傲！我忽然莫名的难过：我手中诞生的工艺品获得过不少奖项，也制作过一些小饰品赠送给朋友，却从来没有为父母的家制作过一个装饰品；我写字、写景、写物、写人……却甚少为父母记录一段正式的文字——就像，我也从没好好地为父母做过一顿饭。

此刻我的心情就如同锅里翻滚着的粥！我把准备好的材料逐一倒进锅里、搅拌，食材的香味慢慢散发出来……

一向健康的母亲病了，一个月內就去拜访了三次医生。吃药的日子里，她再也无法为我们奉上可口的饭菜，就连最基本的行走都会让她疼痛难忍——医生说：人上了年纪，骨关节的退化就如同常年运转的机器磨损，吃药只可缓解一时，再也不能复原！

闲暇时间里，我不得不承担起母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家务事。学着母亲的样子，我把煮好的早餐装在每个人的餐具里。

父亲在冒着轻烟飘着香气的粥品前坐下，他轻吸一下鼻子：“嗯，这个粥在外面买一碗也得花上好几十块吧。”他用勺子轻轻刮上面凉凉的一层放进口中。

“好吃吗？”我急切地问。“不怎么样。”父亲狡黠笑着：“如果以后每天都能吃上一碗就很不错哩。”

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二人，看着他们渐变花白的发丝……虽然父母日渐老去，他们却依然觉得自己充满活力，仍然可以给我们依靠、温暖！

祝愿父母大人幸福快乐，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相互陪伴的分分秒秒！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雨灯是农村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个物件。时过境迁，它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让人忽略它也曾存在过。

近日，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党员主题活动，首次踏进了高州革命历史博物馆。展馆里面的文物各式各样，其中一盏锈迹斑斑的风雨灯，如磁石一般吸引住了我，望着望着，我的思绪瞬间飞回到了从前那个使用风雨灯的岁月。

记忆中，我家的风雨灯与这盏相仿。灯座有一油皿，螺丝盖，灯芯口向外伸出灯芯控制旋钮。中间是上小下大的玻璃罩子，防风防雨。灯罩外有交叉的弧形铁丝箍，还有一柄铁丝提手。上端有两个排烟口的控制铁盖，分层有空隙，便于换气。和现在的灯相比，它实在不美，没有别致的造型，又没有多样的功能，就像那个时代的农民一样朴实无华。母亲说挣钱养家离不开它，怕我们弄坏，不允许我们轻易碰触。我家离圩市有几公里远，为了蔬菜能卖个好价钱，父母总要起早摸黑去摘菜。这个时候，风雨灯就派上了用场。

记得那年我五六岁，有一回半夜醒来，发现母亲正准备行装出

门。我用哭声征服了父母，获得夜间出门的特殊“待遇”。

走出家门，抬头一看，那黑沉沉的天空就像倒扣下来的一口大黑锅。我们踩着田埂在菜地里穿行，硕长的甘蔗叶片在风中发出婆娑的沙沙声，影影绰绰颇有几分诡异和神秘。瘦削的父亲打着电筒，挑着箩筐走在前面。母亲伸出一只粗手牵着我的小手，另一只手提着风雨灯。我的心跟着那跳跃的火焰咚咚地跳，生怕窜出个黑影来。我紧紧地攥住母亲的手，母亲似乎察觉到我的胆怯，安慰我说：“不怕，我们有灯！”是啊，灯就像太阳的使者，给了我们前行的力量。

“咳咳”，父亲忽然打开了话匣子，说起他孩童时提煤油灯去捉蟋蟀的事。我好奇地问怎么捉。他说蟋蟀喜欢躲在墙角里，要跟手跟脚靠近，左手拨开碎石杂物，右手掌弯成弓形，用灯照着，等蟋蟀一爬出，手心一扣，就大功告成；还有找到有水的垄沟，也可以捉泥鳅。有一次，他不留神，整个人踏空了，人和煤油灯都翻到田里去。听到这里，母亲和我都笑了。笑完之后，我的恐惧感也消失了。我知道

这有灯，也有爱的功劳。

到了自家自留地，我发现周围已有点点灯光，竟然还有人比我们早到。母亲与邻近的伯娘寒暄几句后，将灯放在田埂，叮嘱我蹲在旁边不要乱动，就迅速加入了收割韭菜的队伍。我守着风雨灯，平常都没怎么玩过这个“大玩具”。今夜总算逮到机会了。我用小手触碰一下，哎哟，烫手！我扭动着齿轮，时而将灯光调明亮，时而将灯光调幽暗，火苗忽闪忽闪的也有一番趣味。父亲停下来啧啧道：“女儿呀，你把灯光调暗了，和我你妈怎么割菜呀！”啊！原来割菜的快慢关键就在那一盏风雨灯呀！我赶紧缩回小手。

我注视着它，久久不愿把目光移开。偶尔有些飞虫过来捣乱，莽撞冲向风雨灯，不过几秒就落荒而逃。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列列昂首挺胸的韭菜，片刻，就齐刷刷倒在地上。我兴致来了，顺手拿起两根韭菜挥舞，掐到一朵菜花就跑去拿给母亲看一看，母亲又笑了。不过很快我就感到难受极了，那些蚊虫总是盯住我不放，总要亲吻我。我提着灯躲在母亲身后，有了母亲的庇护，我才安然无恙。父亲问：“下

次还想来吗？”我直摇头。“女儿啊，现在政策好了，你一定要用心读书，读书才是你最好的出路呀。”父亲的话意味深长。当时的我似懂非懂。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候读大学是要靠大队推荐的，名额少得可怜。如果能继续读书，或许父亲的命运会有所不同。

我劳碌的父母啊，看到你们在地里起伏和移动的身影，看到你们的勤劳和日复一日。我幼稚的心里，竟突然涌起一种辛酸的感情。一盏普通的风雨灯，伴随你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见证了你们的艰难困苦。而你们何尝不是一盏平凡的明灯？在我遭遇挫折的时候，给予我勇气 and 希望。

再见风雨灯已是三十年后了，眼前这盏风雨灯安静地立在棚窗，它是活着的历史，在艰难的环境下，它有着厚重的过往。抗日战争时期，它陪同茂北曹江、茂东分界抗日游击队员们爬过千山万水，把胜利的曙光带给人们。它的经历是一首不朽的赞歌。风雨灯啊！你不是一盏普通的煤油灯，更像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精神之灯，风雨中你放射出生命的光华，照亮了民族前进的道路。

围火

■ 李伟成

小时候，我的假期是在农村度过的。每逢寒假，在村子里围火是常事。

记得，在大队的晒坪旁，有一大队屋，在屋前，长年都有一堆尖顶的禾秆，大家叫它牛栏。栏下常拴着一头耕牛，耕牛在那遮风挡雨，悠闲地休息和嚼吃着禾秆。

每年冬天，在收割晒完稻谷，成捆的禾秆被挑走后，剩下零碎的禾叶和谷壳剩下的空谷壳被社员们扫在一起，在牛栏旁点着，让它慢慢地燃烧。这样既能让耕牛取暖，又能利用余灰肥田，两全其美。

每当这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因怕冷也围着火堆取暖聊天。聊着各自学校里不同的趣闻。也有一些孩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抔稻谷，隔会儿就撒几粒在火堆中，稍会儿，那些稻谷便会噼啪啪地作响，并炸裂跳出火堆，稻谷已膨胀起来，变成了雪白的爆米花，香气袭人。孩童们争相抢着往嘴里塞，并乐呵呵地向没捡到的孩童显摆，可神气了。

堆火一般没有明火的，所以烟特别多。但孩童们为了取暖，浑然不顾，乐此不疲地围着火。实在受不了烟熏痛苦的小伙伴，便跳出围，一边用脏兮兮的衣袖擦拭眼睛，一边念念有词：“烟烟烟，烟到那边天；烟烟烟，烟到他别烟到我。”而另一边的孩童也依样画葫芦般学说，没被烟到的孩童倒欢呼着看着他们的口战，连耕牛也停下嚼着的禾秆，感受着他们的欢乐。

有一次，由于风较大，把一点明火刮到了牛栏上，天气干燥，且借着风势，一下子点燃了牛栏。孩童们这下怕了，怕烧着耕牛。有的孩童用树枝扑火，有的急着回家叫家长来救火。幸好是农闲时节，大人来到，一会儿就扑灭了火。不少孩童也因此挨了骂，收敛了数天，可数天后，孩童们又会在那里重复着自己的节目。

我稍大点时，孩童们便相约更“高级”的围火。我们在已收获的番薯地里，去翻寻主人收获后没有翻到的番薯，当然，也有在别人地里帮“收获”的成分。在甘蔗地拔出砍了的甘蔗头，在河里洗干净，在地下挖个坑埋上甘蔗头，盖上一层厚泥。然后在泥上用泥块垒上一泥窠。预留有一门，当垒成泥窠后，孩童们便到处捡柴火，在窠里烧火。当烧到窠泥变色后，便停火，将番薯一条条放进窠里，并弄崩泥窠，将泥盖住番薯，然后用棍棒一顿敲打。每当这时，总有大孩童拉住一两个小的煞有介事地说：“你们要负责番薯的火候，你们拿一木炭去江边，将其丢在江中，并要不停地烧，火尿沉，石头蒲。当你们看到这样，番薯就熟了，你们就可以回来吃了。”俩小孩童乖乖地去执行他们神圣的任务。当饥肠辘辘的他们回来后，只有番薯香、番薯皮、热蔗渣和满脸乌黑好笑的大孩童。当小孩童满眼溢泪时，总有个别好心的给他们留下一两条不大的番薯。小孩童们便又如没事般乐开去了。

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关于围火的活动更为高级了，“围火”依然，造窠依旧，但塞进窠中的是锡纸包的番薯、腌制过的金针菇、茄子、鸡、牛肉等。当剥下锡纸时，看到那些喷香的食材，我就不由得想到小时候的围火，难忘那一幕幕：没有包装过的带着焦黑食材、贪婪的嘴巴和那脏兮兮的手，还有那爆米花噼啪啪啪的声音，可这都是我童年时最难忘的乐曲。

啊！围火取暖觅食的时光，暖融融地渗进了我的童年生活，以至于现在，一旦想起，心就被暖得柔软而温情，现间或，我也会与亲朋好友上演一回，让那荡漾着的心情，直蔓延到心底……

郁金香（外一首）

■ 宁与其

喇叭花在歌唱
尽情妖烧地舒展
你抿嘴而笑
总是欲说还休的样子
你多情斑斓的色调
炫目撩人
但抵不过你的内心啊

我爱你
淡然恬笑的模样
谁像你
如此这般
在别人的世界里
顺其自然

向日葵

夕阳的余晖淡去

你张开的羽翼
在烈日的暴晒后变得疲惫
而温柔
如同冬天的软热毯
你枕着晚霞
终于
陷入沉睡

早晨的微光扑来
你挤满心事的籽
在温暖的笼罩下变得生动
而明媚
如同久逢甘霖的枯木
你迎着微风
终于
笑靥如花



羊角夜市

■ 朱水坚

晚上从羊角镇政府斜对面的巷子进，约莫100米，右转，再约莫100米，到达一个天然停车场，泊好车，出来，往右看，灯火通明处，便是羊角夜市了。

所谓夜市者，即吃宵夜的集中地。羊角夜市，是羊角人的深夜食堂。

对羊角人来说，宵夜很重要。羊角是人口大镇，也是美食大镇。灰尘鸭、煎堆、捶捶糍、簸箕炊等美食远近闻名，吃起来令人黯然销魂。羊角人爱吃，懂吃，但饮食习惯与别处有很大不同。通常来说，我们早餐、午餐的标配是白粥配咸菜，晚餐则是米饭加肉，而只有到了宵夜时间，吃什么、怎么吃，才是看心情、看胃口。可以说，前面三餐是“生存”，第四餐才是“生活”。

其实羊角人素有吃宵夜的习惯，只是以往的宵夜档，都是零星分布在不同的街巷，除了狗肉店多人帮衬外，其他店铺光顾者寥寥，人气惨淡，如果想多吃几样不同的东西，就要东奔西走，很不方便，夜市的出现，终于改变了这一局面。

羊角夜市的布局非常独特。国内国外的夜市也到过不少，线性布置得较多，如沿着一条路或者两条平行路生长出来，星罗棋布、像一个个豆腐块那样安设的也不少，当然还有随意摆放的，这里一个店、那里一个铺，缺少规划，相较之下，羊角夜市的格局，我是喜欢的。约1000平方米的夜市呈

湖边即景

■ 刘颖红

大榕树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问起美人湖边那几棵大榕树的年龄了，但谁也说不出它们的具体年龄，只知道它们一直守护在美人湖边，在美人湖边的不同方向守护着。

大榕树那桥墩一样的树干撑起巨大的树冠，像张开的绿伞、像超级加倍的大蘑菇，为在湖边散步的行人遮阳挡雨。

盘虬卧龙의 树枝纵横交错，不断向四面八方伸展；倒挂着的根须，长长的、细细的，像古装剧中老公公的胡须，微风吹起，长须摆动，美丽多姿。

一簇一簇的榕树叶，密密层层、重重叠叠，像是深藏着天荒地老的约定，引人浮想联翩。

湖边大树葱茏，湖里树影婆娑，是湖养育了树，还是树守护着湖？

湖中倒影

一圈圈涟漪在心头荡漾，思绪被一抹抹倒影占据，内心充盈着光明和温暖。日子悄然明朗，那些斑驳的时光渐渐明晰起来，停住流转的目光，轻叩心扉。

天上云一团团、一簇簇，是草原的绵羊群跑到天空了、是天山的雪莲花盛开在天边、是冬日飘落的白雪被寄存到了天上……奇妙的景象瞬间围绕心头。

再看湖里，远方飘来的蒲公英英驻足在美人湖深处、孩子们手中的棉花糖在湖里堆成一座座小雪山、洁白的丝绸在水中荡漾……我想，静静的湖底一定藏了白云的家，不然云朵怎么都往湖里游呢？

不，湖里不只是白云的家，还是大树的、飞鸟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